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一目錄

陸龜蒙二

記稻鼠
記錦裾
哀茹筆工文
告白蛇文
漢三高士贊
怪松圖贊并序
硯銘

馬當山銘
雨觀銘
書銘
陋巷銘
卜肆銘
象耕鳥耘辨
雜說
祀竈解
大儒評

說鳳尾諾
蟹志
禽暴
蠹化
寒泉子對秦惠王
冶家子言
奔蜂對
招野龍對
耒耜經 并序

書李賀小傳後
野廟碑
管城侯傳
甫里先生傳
祭梁鴻墓文并序
登高文

陸龜蒙二

記稻鼠

乾符巳亥歲震澤之東曰吳興自三月不雨至於七月當時汙坳沮洳者埃壒塵勃棹檝支派者入扉屨無所汙農民轉遠流漸稻本晝夜如乳赤子欠欠然救渴不暇僅得葩坼穗結十無一二焉無何羣鼠夜出嚙而僵之信宿食殆盡雖廬守版擊毆而駭之不能勝若官督户責不食者有刑當是而賦索愈急棘械束榜箠木肌體者無壯老吾

聞之於禮曰迎貓爲食田鼠也是禮缺而不行久矣田鼠知之後歟物有時而暴歟政有貪而廢歟國語曰吳稻蟹不遺種豈吳之土鼠與蟹更伺其事而效其力殲其民歟且魏風以碩鼠刺重斂碩鼠斥其君也有鼠之名無鼠之實詩人猶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況乎上捃其財下啗其食率一民而當二鼠不流浪轉徙聚而爲盜何哉春秋蟲蝝生大有年皆書是聖人於豐凶不隱之驗也余學春秋又親蒙其災於是乎記

記錦裾

侍御史趙郡李君好事之士也因予話上元瓦官寺有陳
後主羊車一輪天后武氏羅裾佛幡皆組繡奇妙李君乃
出古錦裾一幅示余長四尺下廣上狹下闊六寸上減下
三寸半皆周尺如直其前則左有鶴二十勢若飛起率曲
折一脛口中銜莩蘤背有一鸜鵒聳肩舒尾數與鶴相等
二禽大小不類而隔以花卉均布無餘地界道四向五色
間雜道上累細鈿點綴其中微雲瑣結互以相帶有若駮
霞殘虹流烟墮霧春草夾徑遠山截空壞牆古苔石泓秋
水印丹浸漏粉蝶塗染盭組環珮雲隱涯岸濃淰霏拂靄

抑冥密始如不可辨別及諦視之條段斬絕分畫一一有去處非繡非繪縝緻柔美又不可狀也裏用繪綵下製綫尚如舊兩旁皆解散蓋拆滅零落僅存此故耳縱非齊梁物亦不下三百年矣昔時之工如此妙耶叟其裾者復何人焉因筆之爲辭繼於錦譜之後俾善詩者賦之

哀茹筆工文

天與之肱力何緜緜耕不能耒漁不能船載�束毫既勝且便晝夜今古惟毫是鐫爰有茹夫工之良者責其精犄在價高下缺齧乂互尚不能捨旬濡數鋒月禿一把編如

蠶孳汝實助也我書奇奇渾元未衰惟汝是賴如何已而有兔千萬拔毛止皮散澀鈍鎈緡觚獄辭圓而不流銛而不欹在握方染亦茹之爲斲輪運斤傳之者誰毫健身殞吾寧不悲

告白蛇文

田廬西北偏有古邱焉高可四望余將升之以眺遠舒鬱農民遮言曰不可是邱有虵巨如井缶而白忤之能爲祟不利人多矣宜無往余取酒沃其邱告之曰物之生而白者犬雞牛馬而已其餘則老而後白狼狐兔鹿烏雀燕雉

黿蚳之類是巳人老而毛髮皓白耗眊昏倒不能記子孫名字形朽神潰以至於此物老而鱗毫羽甲盡白白而後有靈非一聖賢存乎上德光被於下則不爲之出出必人奉之以獻不敢隱匿惟蚳不在瑞典雖然神而且靈尚矣故漢之興神姥謂之白帝子得非天命志怪者必曰自然多穴老墳窾大木要野甿盤肩嫗酒之享作小兒女子寒暑曹眩淫巫倚之彈絲瞑目歌舞其妖怛駭其惑考鼓用幣僭冒其上歲時奔走畏在人後疾病不治飢寒不辭悉爾盡爲之也古者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若之姦吾知之

矣況旅吾之地由我進退蟄以時出無越昆蟲之職無雜鬼神之事吾宮居若野處各有分齊固不相害然斬關通巔爲暇日憑藉之所則不當與人爭也如不用吾言吾當巔天霆斷裂首尾焉吾誠不移無易爾爲

漢三高士贊

前漢一人

王霸仲儒清節是履有息躬耕黄頭歷齒故人令狐奉書遣子從以車徒入耀閭里既往霸臥日昃不起其妻訊之以息愧恥君遁世榮抗節不仕子親耒耜固其宜矣我實

信道曷足慚彼霸乃忻然恬澹如水夫高婦賢可謂具美

後漢二人

摯先生恂伯陵之孫學通五經居於渭濱弟子累百馬融服勤以子妻之師而益親融為大儒恂乃知人和帝之世公卿以聞季直才器宜當輔臣公車就徵禮備元纁守道不至終為逸民

外黃申屠少負名節義女執仇令欲論殺蟠以同縣陳情上讞廷尉宥之旌彼孝烈博通羣書復善譚說漢德日衰政實務末隱於碭山遂與世絕獻帝即位徵為三公邀若

不應冥冥一鴻時人賢之重者蔡邕明哲終始嗟乎子龍

怪松圖贊并序

有道人自天台來示予怪松圖披之甚駭人目根盤於巖穴之內輪囷傴側而上身大數圍而高不四五尺磊磈然蹙縮然幹不暇枝枝不暇葉有若龍攣虎跛壯士囚縛之狀道人曰是何物怪如是耶子能辨之乎予曰草木之生安有怪耶苟肥瘠得於中寒暑均於外不爲物所淩折未有不挺而茂者也况松栢乎今不幸出於巖穴之内朏朒者則壓然之牙伏死其下矣何自奮之能爲是松也雖稚

氣初拆而正性不辱及其壯也力與石鬭乘陽之威怒已之軋拔而將升卒不勝其壓擁勇欝遏坌憤激訐然後大醜彰於形質天下指之爲怪木吁豈異人乎哉天之賦才之盛者蚤不得用於世則伏而不舒薰蒸沉酣日進其道摧擠勢奪卒不勝其阨號呼吹拏發越赴訴然後大奇出於文彩天下指之爲怪民嗚乎木病而後怪不怪不能圖其眞文病而後奇不奇不能駭於俗非始不幸而終幸者耶道人曰然爲我贊之贊曰

松生蓊隘巖獄穴械病乎不怪卒以爲怪擁腫支離神羞

鬼疑道人咨嗟筆傳其奇或怪乎形或奇於辭自爲怪魁是以贊之

硯銘

噫先生隱唐餘甘杞菊老樵漁是器寶實相予爲散人出叢書

馬當山銘

言天下之險者在山曰太行在水曰吕梁合二險而爲一吾又聞乎馬當彼之爲險也屹於大江之旁怪石憑怒跳波發狂日黯風助摧牙折檣血和蛟涎骨橫魚吭幸而脱

死神魂飛揚殊不知堅輪蹄者夷乎太行仗忠信者通乎呂梁便舟檝者行乎馬當合是三險而爲一未敵小人方寸之包藏外若脂韋中如劒鋩蹈藉必死鈎㽆必傷在古已極於今益昌敬篆巖石俾民勿忘

兩觀銘

兩觀雉門雖僭天子聖人在朝姦佞誅死姦首擲地姦血如水政不得亂國是以理下及千祀澆風四起內荏外賢舉世稱美赫奕皇都象魏天倚豈無姦邪佩玉蘂蘂聖人弗生兩觀如砥以石鑱辭著乎闕里

書銘

太古之時何嘗有欺逮乎結繩民始相疑畫卦造書聖人之爲圖載文字厥功弗知惟簡惟牘斷竹析木累必充廷負必折軸韋編一絕錯亂名目寖務輕省擣枲剥㲉膠綴番番崧其所便蟲篆更隸形模易宣上下今古卷舒蟬聯薰曝蠹鬱疵乎不堅又取珉石琢磨雕鐫由簡牘下其存四遷璽印章號般勤識焉其巧益甚其訛益繁盟契質要朝成夕反誥誓制令尾違首言牋檄奏報離方就圓錄注傳記醜譽美憐銘誄碑表虛功妄賢歌詠賦頌多恩謟權

在簡牘者埋沒爛壞無遺一編副以梟穀其留最延錯謬顛倒尨蒙弗删在珉石者固寵納賂唯辭是妍鑱鑿既畢名聲泯然堯舜之道以人爲傳有死必繼流乎億年宜斥詐僞焚燒棄捐復以太古結繩之前

陋巷銘

魯國千乘豈無康逵傳載陋巷以顏居之鄙委側僻樞桑覆茨簞瓢屢空其樂怡怡聖人之言終日不違讚易獨入云顏庶幾門直大道堂如翬飛粱肉在御狼貪豕肥陋巷相去不其遠而我實狂狷蓬蒿所宜勒於柴荆賢哉是思

卜肆銘

蜀嚴之託蓍龜也以忠孝仁義後來之託蓍龜也以媮佞險詖美之使怡愉怛之使駭畏小人惟惡是嗜惟禍是避惟福是覬惟瞽言是媢曾不究得失之所自故幽贊之蓍前列之龜乃化爲庸妄之器嗚乎成都吾不知古爲市之地況君平之卜肆耶強爲之銘以刻其意

象耕鳥耘辨

世謂舜之在下也田於歷山象爲之耕鳥爲之耘聖德感召也如是余曰斯異術也何聖德歟孔子敘書於舜曰濬

哲文明聖德止於是而足矣何感召之云云乎然象耕鳥耘之說吾得於農家請試辨之吾觀耕者行端而徐起撥欲深獸之形魁者無出於象行必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晚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試禹之績大成而後薦之於天其爲端且深非得於象耕乎去四凶恐害於政其爲疾且畏非得於鳥耘乎不然則雷澤之漁河濱之陶無一感召何也豈聖德有時而不德耶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而好事者張以就其怪怪非聖人之意也吾病其書之異端毆之

使合於道人其從我乎雖不從吾亦不能變其說

雜說

先儒曰瞽瞍憎舜使塗廩浚井酖於觴酒欲從而殺之舜謀於二女二女教之以鳥工龍工藥浴注豕而後免矣夫勢之重壯夫不能不畏位之尊聖人不得不敬況舜壻於天子頑嚚嫚戾者獨不畏之又從而殺之耶且堯之妻二女帥九子觀舜之德舜反受教於女子其術怪且如此是不教人以孝道教人以術免也固堯使舜之非觀德也何足以天下付

郤侯姜女之生子也始棄之命之曰棄宋芮司徒之生女也始棄之亦命之曰棄郤棄爲稷官蒸民賴之宋棄美而生佐幾移於宋國名之同也奚傷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形之類也奚病擇其道如何耳

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戌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無他圖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況吉凶他人乎

傳曰武王罷朝而韈繫絕顧左右無可使結者衞褚師呼聲子結韈而登席漢廷尉爲王生結韈韈之有帶其來尚

矣今獨亡之嗚乎古之制亡者十九奚韈帶之足云柳下惠之妻誄其夫門人不能竄一字呂不韋作春秋秦人不敢損一字德與刑如何哉

祀竈解

竈壞煬者請新之既成又請擇吉日以祀告之曰竈在祀典聞之舊矣祭法曰王爲羣姓立七祀其一曰竈達於庶人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飲食之事先自火化以來生民賴之祀之可也說者曰其神居人間伺察小過作譴告者又曰竈鬼以時錄人功過上白於天當祀之以祈福

祥此僅出漢武帝時方士之言耳行之惑也苟行君子之道養老而慈幼寒同而飽均喪有哀祭有敬不忘禮而約已不忘樂以和心室闇不欺屋漏不愧雖歲不一祀竈其誣我乎苟爲小人之道盡反君子之行父子兄弟夫婦人執一爨以自餬口專利以飾詐崇姦而樹非雖一歲百祀竈其私我乎天至高竈至下帝至尊嚴鬼至幽仄果能欺而告之是不忠也聽而受之是不明也下不忠上不明又果何以爲天帝乎

大儒評

世以孟軻氏荀卿子爲大儒觀其書不悖孔子之道非儒而何然李斯嘗學於荀卿入秦干始皇帝并天下用爲左丞相一旦誘諸生聚而坑之復下禁曰天下敢有藏百家語諸守尉燒之偶語詩書者棄市昔孔子之於弟子也自仲由冉求以下皆言其可使之才及其仁則曰不知也斯聞孔子之道於荀卿位至丞相是行其道得其志者也反焚滅詩書坑殺儒士爲不仁也甚矣不知不仁孰謂況賢知而傳之以道是昧觀德也雖斯具五刑而況得稱大儒乎吾以爲不如孟軻

說鳳尾諾

或問予曰鳳尾諾爲何等物圖耶書耶對曰予之所聞自晉訖於梁陳以來藩邸之書凡封子弟爲王則開府辟僚屬取當時士有學行才藻者中是選其所下書東宮則曰令上書則曰牋諸王下書則曰教上書則曰啓應和文章則曰應令應教下其制一等故也其事行則曰諾猶漢天子肯臣下之奏曰可也鳳尾則所諾牋之文也綷縩然襹褷然纖與繪莫的知既肯其行必有褒異之辭若今之批答案晉元帝爲琅琊王時帝美其才令通習外事常使批

鳳尾諾南齊江夏王鋒高帝第十二子甚憐之年五歲使學鳳尾諾下筆便工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餘未見其出鳳尾牋當番薄縷輕其制作想精妙靡麗而非牢固者也殆將五百年必不能保而存之好事者或云識妄矣且傳云仲尼在魯與陳有問缶羊楛矢者皆知之及修春秋則遠者略近者詳故曰立於定哀而指隱桓之日遠矣蓋聖人作大典不可不慎則前所傳亦妄矣子學聖人之文者求其誠而已矣又安可詐測數百年前事自以爲賢哉君子慎所傳無易

蟹志

蟹水族之微者其爲蟲也有籍見於禮經載於國語揚雄太元經辭晉春秋勸學等篇考於易象爲介類與龜鼈剛其外者皆乾之屬也周公所謂旁行者歟參於藥錄食疏蔓延乎小說其智則未聞也惟左氏紀其爲災子雲譏其躁以爲郭索後蚓而已蟹始竄於沮洳中秋冬交必大出江東人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蚤夜觱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斷斷其江之道焉爾然後扳援越軼遯而去者十六七既入於

江則形質寖大於舊自江復趨於海如江之狀漁者又斷而求之其越軼遁去者又加多焉旣入於海形質益大海人亦異其稱謂矣嗚乎穗而朝其魁不近於義耶捨沮洳而之江海自微而務著不近於智耶今之學者始得百家小說而不知孟軻荀楊氏之道或知之又不汲汲於聖人之言求大中之要何也百家小說沮洳也孟軻荀楊氏聖人之瀆也六籍者聖人之海也茍不能捨沮洳而求瀆由瀆而至於海是人之智反出水蟲下能不悲夫吾是以志

夫蟹

禽暴

冬十月予視穫於甫里旱苗離離年無以𢹂幽傷盈懷夜不能寐往往聲類暴雨而疾至者一夕凡數四明日訊其甿曰鳧鷖也其曹蔽天而下蓋田所當之禾必竭穗而後去曰得無弋羅者捕而耗之耶對曰江之南不能弋羅常藥而得之㵒㶉塗杖叢植於陂一中千萬膠而不飛是藥也出於長沙豫章之涯行賈貨錯歲售於射鳥兒盜與巳來蒙衝塞江其誰敢商是藥既絕羣鳧恣翔幸不充乎口腹反侵人之稻粱予曰噫失馭之民化而爲盜關梁急征

商不得行使江湖小禽亦肆其暴以害民食古聖人敺害物之民出乎四裔矧害民之物乎俾生靈之衆死乎盜死乎飢吾不知安用馭者爲

蠹化

橘之蠹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蹙蹙然類蝤蠐而青翳葉仰嚙如饑蠶之速不相上下人或棖觸之輒奮角而怒氣色綷驚一旦視之凝然弗食弗動明日復往則蛻爲蝴蝶矣力力拘拘其翎末舒襜黑鞴蒼分朱間黃腹填而䐧綏纖且長如醉方寤羸枝不揚又明日往則倚薄風露攀緣

草樹聳空翅輕瞥然而去或隱蕙隙或留篁端翩旋軒虛颺曳紛拂甚可愛也須臾犯蝥網而膠之引絲環纏牢若桎梏人雖甚憐不可解而縱矣噫秀其外類有文也嘿其中類有德也不朋而游類潔也無嗜而食類廉也向使前不知爲橘之蠹後不見觸蝥之網人謂之鈞天帝居而來今復還矣天下大橘也名位大羽化也封略大蕙篁也苟滅德忘公崇浮飾傲榮其外而枯其內害其本而窒其源得不爲大蝥網而膠之乎觀吾之蠹化者可以惕惕

寒泉子對秦惠王

寒泉子見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約從連横事說大王者爲誰惠王曰東周人蘇秦也寒泉子曰書十上王弗聽有之乎曰然其道如何王耶霸耶曰黜其霸以濟王乎曰不然則何上書之煩而用之疎乎惠王曰醯鷄不能混雷霆嬰兒不能抗烏獲者響與力懸殊故也蘇子誠辨矣安能以三寸舌諜山東諸侯使西面朝秦者乎寡人非不知不破一領甲不折一隻矢之爲利也顧猶捕風耳諸侯不可一非一朝也齊桓晉文之霸也始若膠附終若冰拆豈連鷄俱不能止於栖而已哉寡人塞耳義弗聞也寒泉子

曰不然夫齊荆三晉之人病於兵久矣方城之金十九爲兵一爲鏄銚董澤之蒲十九爲幹一爲箕檛父子兄弟之血前後濺野草齊魂爲燕氛趙骨化魏土悽痛之聲入金石出弦匏聞之者悄戚酸屑泣不自禁一旦有人謂曰朝與秦連横暮得帖帖安臥秦亦厭戰雖鼓牙頰未能吞諸侯秦休而强吾亦奮而勇矣設有辨口安能反覆乎大王不用秦詔一武士尺鐵斷其頭無令車輪輾關下土使關東諸侯聞其言合從散横東向以背秦大王出則奪氣入則包羞及其殆也披土地以奉讐國獨不念秦仲之業鄭

難乎春秋祀事何面目見宗廟惠王卒弗用寒泉子耕於鄗趙卽封蘇季子爲武安君六國果拒秦秦閉關十五年

冶家子言

武王旣伐殷懸紂首有泣於白旗之下者有司責之其人曰吾冶家孫也數十年間載易其鎔範矣今又將易之不知其所業故泣吾祖始鑄田器歲東作必大售殷賦重秉耒耜者一墢不敢起吾父易之爲工器屬宮室臺榭侈其售益倍民凋力窮土木中輟吾易之爲兵器會諸侯伐殷師旅戰陣興其售又倍前也今周用鉞斬獨夫四海將奉

文理吾之業必壞吾亡無日矣武王聞之懼於是包干戈勸農事治家子復祖之舊

奔蜂對

晉悼公見奔蜂屬土於墉負桑蟲而寘之若有言者不勝其疑也卽召師曠以詰其事曠對曰奔蜂無子負蟲而祝之祝之不怠故其形隨之而化也公駭其說曠因從而理之曰伊蜂也欲蟲肖巳之速是故祝之誠夫誠之感物雖千品萬形之殊未有不從而應之者也誠之不違感之不應雖體質外均而其心化爲他類矣吾願以人事明之在

昔堯欲天下之治祝舜以禪之舜恐天下未治祝禹以禪之傳之誠故三姓之天下化爲一家之治也是則堯舜非不能化其子蓋將傳其祝於至公也臣又敢以晉國事直啓王心冀王之速悟日者曲沃桓叔恤民務德有國之人被其祝無幾而化之雖晨風鬱林魚龍趨潭不是過也逮乎獻公納士蔿之讒逐羣公子伐麗戎而嬖其女使太子將東山之師尨涼玦離顯以義絕讒言卒行見新城之酷二公子繼踵而奔亡當是時懼獻公之毒不啻虎狼之磨牙也此則父化爲虎狼矣既而使兵伐蒲又加兵於屈視

其子之居不啻寇戎之所聚也此則子化爲寇戎矣文公在外十九年賢士五人之爲輔公蚤夜而祝之故異體化爲一身也及夫齊桓妻以宗女楚成待以諸侯送之於秦卒以得立此則化於他國不能化於父子閧諸獻公未嘗誠而祝之也是知善祝而他類化者奔蜂也不祝而已子離者獻公也君子謂公之智不如蜂蜂猶能蓄其類今君先有晉國宜乎上保宗廟之基下近百代之資擇而可化而化之無俾奔蜂逞術於君王悼公曰小問而大獲孤之幸也孤其念焉乃立其子彪爲太子而使田蘇爲傅

招野龍對

昔豢龍氏求龍之嗜慾幸而中焉得二龍而飲食之龍之於人固異類以其若已之性也故席其宮沼百川四溟之不足游甘其飲食洪流大鯨之不足味施施然擾擾然其愛弗去一旦值野龍奮然而招之曰爾奚為者茫洋乎天地之間冥而蟄陽而升能無勞乎誠能從吾居而晏安乎野龍矯首而笑之曰若何齷齪乎如是耶賦吾之形冠角而被鱗賦吾之德泉潛而天飛賦吾之靈噓雲而乘風賦吾之職抑驕而澤枯覿乎無極之外息乎大荒之墟窮端

倪而盡變化其樂不至耶今爾苟容於蹄涔之間惟泥沙之是拘惟蛭螾之與徒牵乎嗜好以希飲食之餘是同吾之形異吾之樂者也狎於人啗其利者扼其喉截其肉可以立待吾方哀而援之以手又何誘吾納之陷穽耶爾不免矣野龍行未幾果爲夏后氏之醢

耒耜經 并序

耒耜者古聖人之作也自乃粒以來至於今生民賴之有天下國家者去此無有也飽食安坐曾不求命稱之義非揚子所謂如禽獸者耶余在田野間一日呼耕甿就而數

其目怳若登農黃之庭受播種之法淳風泠泠聳竪毛髮然後知聖人之旨趣朴乎其深哉孔子謂吾不如老農信也因書爲耒耜經以備遺忘且無愧於食

經曰耒耜農書之言也民之習通謂之犂冶金而爲之者曰犂鑱曰犂壁斲木而爲之者曰犂底曰壓鑱曰策額曰犂箭曰犂轅曰犂梢曰犂評曰犂建曰犂槃木與金凡十有一事耕之土曰墢墢猶塊也起其墢者鑱也覆其墢者壁也草之生必布於墢不覆之則無以絕其本根故鑱臥而居下壁偃而居上鑱表上利壁形下圓負鑱者曰底底

初實於鑱中工謂之鑱肉底之次曰壓鑱背有二孔係於壓鑱之兩旁鑱之次曰策額言其可以扞其壁也皆貤然相戴自策額達於犂底縱而貫之曰箭前如桯而樛者曰轅後如柄而喬者曰梢轅有越加箭可弛張焉轅之上又有如槽形亦如箭焉刻爲級前高而後卑所以進退曰評進之則箭下入土也淺以其上下類激射故曰箭以其淺深類可否故曰評評之上曲而衡之者曰建建犍也所以柅其轅與評無是則二物躍而出箭不能止橫於轅之前末曰槃言可轉也左右繫以樫乎軛也轅之後末曰梢中

在手所執以耕者也轅取車之胷梢取舟之尾止乎此乎鑱長一尺四寸廣六寸壁廣長皆尺微橢底長四尺廣四寸評底過壓鑱二尺策減壓鑱四寸廣狹與底同箭高三尺評尺有三寸槃增評尺七焉建惟稱絕轅修九尺梢得其半轅至梢中間掩四尺犂之終始丈有二耕而後有爬渠疏之義也散墢去芟者焉爬而後有礰礋焉有磟碡焉自爬至礰礋皆有齒磟碡觚稜而已咸以木為之堅而重者良江東之田器盡於是耒耜經終焉

書李賀小傳後

玉溪生傳李賀字長吉常時旦日出遊從小奚奴騎駏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卽書投囊中暮歸足成其文余爲兒時在溧陽聞白頭書佐言孟東野貞元中以前秀才家貧受溧陽尉溧陽昔爲平陵縣南五里有投金瀨瀨南八里許道東有故平陵城周千餘步基趾坡陁裁高三四尺而草木勢甚盛率多大櫟合數十抱藂篠蒙翳如塢如洞地窪下積水沮洳深處可活魚鼈輩大抵幽邃岑寂氣候古澹可喜除里民樵罩外無入者東野得之忘歸或比日或間日乘驢領小吏經驀投金渚一往至則蔭大櫟隱

嵓篠坐於積水之傍若吟到日西而還爾後衮衮去曹務多弛廢令季操卞急不佳東野之爲立白上府請以假尉代東野分其俸以給之東野竟以窮去吾聞淫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既不可暴又可抉擿刻削露其情狀乎使自萌卵至於槁死不能隱伏天能不致罰耶長吉夭東野窮玉溪生官不掛朝籍而死正坐是哉正坐是哉

野廟碑

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

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余之碑野廟也非有功德政事可紀直悲夫甿竭其力以奉無名之土木而已矣甌粵間好事鬼山椒水濱多淫祀其廟貌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晳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媼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婦而容艷者則曰姑其居處則敞之以庭室峻之以陛級左右老木攢植森拱蔦蘿翳於上梟鴟室其間車馬徒隸叢雜怪狀農作之甿怖之走畏恐後大者椎牛次者擊豕小不下犬雞魚菽之薦牲酒之奠缺於家可也缺於神不可也一日懈怠禍亦隨作耋孺畜牧

慄慄然疾病死喪旰不曰適丁其時耶而自感其生悉歸
之於神雖然若以古言之則戾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
足過也何者豈不以生能禦大災捍大患其死也則血食
於生人無名之土木不當與禦災捍患者爲比是戾於古
也明矣今之雄毅而碩者有之溫愿而少者有之升階級
坐堂筵耳弦匏口粱肉載車馬擁徒隷者皆是也解民之
懸清民之暍未嘗貯於胸中民之當奉者一日懈怠則發
悍吏肆淫刑敺之以就事較神之禍福孰爲輕重哉平居
無事指爲賢良一旦有天下之憂當報國之日則恇撓脆

怯顛躓竄踣乞爲因虜之不暇此乃纓弁言語之土木耳又何責其眞土木耶故曰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旣而爲詩以亂其末

土木其形竊吾民之酒牲固無以名土木其智竊吾君之祿位宜如何可議祿位頎頎酒牲甚微神之饗也孰云其非視吾之碑知斯文之可悲

管城侯傳

毛元銳字文鋒宣城人缺於東墅而生昴宿一名旄頭遂姓毛氏世世居兎園少昊時因少暴農之稼爲䳕鳩氏所擒

誅之以爲乾豆其族有竄於江南者居於宣城溧陽山中宗族豪甚元魏之世二代祖聿因秦始皇時遣大將軍蒙恬南征吳楚疑其有三窟之計恃狡而不從使前鋒圍而盡執其族擇其首領酋健者縻縛之獻於麾下大將軍問聿之能曰善編錄簡冊自有文字巳來注記略無遺漏大將軍奇之因命爲掾掌管記及凱旋聞於上爲築城而居其族遂以文翰著名其子士載漢時佐太史公修史有勁直之稱天子因覽前代史嘉其述美惡不隱文簡而事備拜左右史以積勞累功封管城侯子孫世修厥職能業其

官累代襲爵不絶皆與名賢碩德如張伯英衛伯玉索幼安鍾元常韋仲將王逸少王子猷並爲執友歴宋齊以來朝廷益以爲重鋭之曾大父如椽與王珣爲神契之交大父如華與江文通紀少瑜有綵毫鏤管之惠皆文章之會友也鋭爲人穎悟俊利其方也如鑿其圓也如規其得用也稱志則默默而作隨心應手有如風雨之聲者有如鸞鶴迴翔之勢龍蛇奔走之狀者能爲文多記不倦濡染光祖德也起家校書郎直館遷中書令襲爵管城侯聖朝庶政修缺易元光同被詔常侍御案遂與石虛中楮知白爲

相須之友帝以六合晏安志在墳典因詔元銳專典修撰元銳久蒙委用心力以殫至於疲極書札粗踈懼不稱旨遂懇上疏告老上覽之嘉嘆曰所謂達士知止足矣優詔可之曰壯則驅馳老則休息載書方冊有德可觀卿仰止前哲宜加厚禮可工部尚書致仕就國光優賢之道也仍以其子嗣職焉

史臣曰管城毛氏之先蓋昴宿之精取筆頭之名以爲氏以與姬姓毛伯鄭之後毛氏不同族也其子孫則盛於毛伯之後其器用則徧及日月所燭之地也自天子至於庶

士無不重之者朝廷及天下公府曹署隨其大小皆處右職功德顯著宗族蕃昌云

甫里先生傳

甫里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於甫里故云先生性野逸無羈檢好讀古聖人書探六籍識大義就中樂春秋抉擿微旨見有文中子王仲淹所爲書云三傳作而春秋散深以爲然貞元中韓晉公嘗著春秋通例刻之於石竟以是學爲已任而顛倒漫漶翳塞無一通者殆將百年人不敢指斥疵纇先生恐疑誤後學乃著書摭而辨之先

生平居以文章自怡雖幽憂疾痛中落然無向日生計未嘗暫輟點竄塗抹者紙札相壓投於箱篋中歷年不能淨寫一本或爲好事者取去後於他人家見亦不復謂已作矣少攻歌詩欲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凌轢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陣敵卒造平淡而後已好潔几格窗户硯席翦然無塵埃得一書詳熟然後寘於方册值本卽校不以再三爲限朱黃二毫未嘗一日去於手所藏雖少咸精實正定可傳借人書有編簡斷壞者緝之文字繆誤者刋之樂聞人爲學講評通論不倦

有無賴者毀折糅汗或藏去不返先生蹙然自咎先生貧
而不言利問之對曰利者商也人既士矣奈何亂四人之
業乎且仲尼孟軻氏之所不許先生之居有池數畝有屋
三十楹有田畸十萬步有牛不減四十蹄有耕夫百餘指
而田汙下暑雨一晝夜則與江通無別已田他田也先生
由是苦饑囷倉無升斗蓄積乃躬負畚鍤率耕夫以為具
由是歲波雖狂不能跳吾防溺吾稼也或譏刺之先生曰
堯舜黴瘠大禹胝胼彼非聖人耶吾一布衣耳不勤劬何
以為妻子之天乎且與其蚕蝨名器雀鼠倉庾者何如哉

先生嗜茶荈置小園於顧渚山下歲入茶租十許簿爲甌犧之費自爲品第書一篇繼茶經茶訣之後南陽張又新嘗爲水說凡七等其二曰惠山寺石泉其三曰虎邱寺石井其六曰吳松江是三水距先生遠不百里高僧逸人時致之以助其好先生始以喜酒得疾血敗氣索者二年而後能起有客至亦潔樽置觶但不復引滿向口耳性不喜與俗人交雖詣門不得見也不置車馬不務慶弔内外姻黨伏臘喪祭未嘗及時往或寒暑得中體佳無事時則乘小舟設蓬席賫一束書茶竈筆牀釣具櫂船郎而已所詣

小不會意徑還不留雖水禽決起山鹿駭走之不若也人謂之江湖散人先生乃著江湖散人傳而歌詠之由是渾毀譽不能入利口者亦不復致意先生性狷急遇事發作輒不含忍尋復悔之屢改不能已先生無大過亦無出入人事不傳姓名世無有得之者豈涪翁漁父江上丈人之流者乎

祭梁鴻墓文 并序

梁伯鸞墓在吳西門金昌亭下幾一里余過之作文而弔以酒爲奠其辭曰

先生為五噫之歌漢天子聞而病之南走乎大江之波客皐氏之宇下志沉潛而靡他白吳粲以舉白夫人之勸亦多不懷志於將沒適乎道而無頗比要離之烈魄冢雖夷而不磨嗟余後先生之千祀聊奉奠而來過俯灌地而仰語顧先生之謂何心褊性誕客他人之宇下不得故築垣而自翰身病妻弱白吳氏之粲不得故力耕而自穫所以法先生之義者庶五噫之可作

登高文

金行告窮日御初九桐陰雨歷乎泥沙菊氣風揚乎戶牖

寒無以衣病不得酒茫洋於心噎嗢在口稚子拱而進曰古往滔滔人生實勞或暇或逸以嬉以遨茲辰甚良足嘯吾曹趨山選臺席餌樽醪既可遣乎災害亦聊釋乎鬱陶齊諧之流載此世所謂夫登高者也嘗有意乎予曰吁稚子之知止於是耳曾不探乎奧旨吾數畝之間門常晝關學無端倪宛若循環時孤笑以獨憤樂正直而非險艱爲書摭之與善治頑有行同而跡類者尚憤疾乎聲顏一驥在坂百駑在閑傳嘶振秣侮病擠孱仲尼登東山而小魯況肆遠目而務周旋者哉陽專奧邃假竊名器有土有人

前呵後騎佞舌吚啞所向上下鏜庈介私放蕩侈哆如此者又欲見耶崇閎大居塈粉塗朱脊會螭屹扉環獸鋪輪鮮蹄驕羽翼成徒繡碧其內絲篁彼姝主張何人庸兒賈夫如此此者又欲見耶纓弁外飾悔咎中積簡棄信行附比凶德仁澤乾枯義路塡塞權之所憎始厚終斥權之所憐昨罵今惜反掌背面天遼海隔如此者又欲見耶國金鑄兵赤子聚盜煞人無慚罪人何蹤造化不象名稱同暴以㒚牆垣不塡堂奧生靈幾何過半減耗殘存伶俜輸輓犒勞羸豪偷敝役使顛倒鄉毆吏笞不舍童耄如此者又欲

見耶古所謂登高能賦者賦物之姿憀慼在下吾寧忍欺爾以災眚可遣鬱陶可披我中時病言開怒隨我慼物悴遐瞻邇噫是使災眚彌熾鬱陶愈悲唯爾教我百無一宜我穀未實我蔬未肥弗視農圃吾將曷歸無重我悔吾方憒憒稚子不樂惴縮而退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二目錄

劉鄴
乞贈卹李德裕疏
苗紳
韋丹象贊
韋宙象贊
正言上人碑銘
獨孤霖
撫王紘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制

七月十一日玉晨觀别修功德歎道文
九月一日玉晨觀别修功德歎道文
書宣州疊嶂樓
玉晨觀祈雨歎道文
玉晨觀祈雨歎道文
白帝祠祈雨文

沈光

李白酒樓記

崔雄

新修龍興觀記
李密思
湘君廟記
劉驤
袁州城隍廟記
高駢
請築羅城表
築羅城成表
請開本州海路表

請勒迴長武鄜州河東兵士赴劒南奏

回雲南牒

張途

祁門縣新修閶門溪記

宇文瓚

貶蕭倣蘄州刺史勅

杜去疾

大唐故過少府墓誌銘 幷序

鄭就

宋州重修五驛記

崔彥昭

請禁占𦈢商人換牒奏

林慎思

伸蒙子序

續孟子序

盧虔瓘

劉隱眞像贊

劉隱眞塑像贊

沈知言

通元秘錄序

劉鄴

鄴字漢藩刑部侍郎三復子咸通初擢左拾遺召充翰林學士賜進士第累遷戶部侍郎學士承旨懿宗立以本官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同平章事判度支轉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僖宗立再遷左僕射出爲淮南節度使徙鳳翔以疾辭還拜左僕射黄巢犯闕被害

乞贈卹李德裕疏

故崖州司戶叅軍李德裕其父吉甫元和中以直道明誠

高居相位中外咸理訏謨有功德裕以偉望宏才繼登台袞險夷不易勁正無羣稟周勃重厚之姿慕楊秉忠貞之節頃以微累竄於遐荒既迫衰殘竟歸冥寞其子煜坐貶象州邱山縣尉去年遇陛下有惟新之命覃作解之恩移授郴州郴縣尉今已歿於貶所儻德裕猶有覩援可期振揚微臣固不敢上論以招浮議今骨肉將盡生涯已空皆傷棨戟之門遽作荆榛之地骨肉未歸於塋兆一男又歿於湘江特乞聖明俯垂哀愍俾還遺骨兼賜贈官上宏錄舊之仁下激徇公之節

苗紳

紳咸通初官司勲員外郎

韋丹象贊

炯炯韋公儀形山立嶽峙爭峻陂澄莫挹霜鶴下雲綵鸞孤集始帥鍾陵家饒戶給梟鯨之後干戈遽戢蠢爾蠻陬輒窺銅柱交趾失守天威震怒嶺隅之東俾之節度士飽而歌民安如故上嘉元勲爰用作相詔旨綢繆三四陳讓莫允其祈猶勞將將鳳池之畔麟臺之上竚見徵還無勞審象

韋宙象贊

天秉仁傑萃爲國楨岳則降神公膺炳靈往在元和鎭鈴洪井作民父母爲國藩屛興利除害民若已並惟昔高門實鍾餘慶追逾四紀猶傳歌詠長養成就如初踵頂奕奕武陽遺象肅莊其度金玉其安鳳凰永永耿光慰此一方

正言上人碑銘

橐籥元化兮風雲是資倏復像敎兮爰生我師元化調兮風雲霽像敎設兮師云逝誘迷助化出心有時旣生滅之無礙其又何悲刊金刻石門弟子捨筏忘筌其在此

獨孤霖

敕咸通中宫司勳員外郎出爲宣州刺史

撫王紘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制

門下尚德尊賢與親親而並建崇階顯位表授受以爲庸斯所以憲章堯心損益周家自家刑國徇公絕私率是而行可謝前古撫王紘生知孝弟夙禀惠和發曹植之春華詞刋枝葉體河間之秋實學洞根元况律度自持韋絃相顧不斯須以忘善不造次以違仁固可以命於典謩先其簡策馭貴式登於極品承榮允叶於上公敬而戒之無忝

我高祖太宗之丕訓可開府儀同三司司空依前百官例

給俸料兼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七月十一日玉晨觀別修功德歎道文

若乃喻指未通昧三光於黃道齋心不動披眾妙於元關

歲計方悟其有餘物理孰知其天庇今屬金行御氣張宿

司辰告朔是先迎秋方始女道士某等奉爲皇帝鋪陳法

要啟迪眞筌伏以雨潤大田雲垂多稼書稱舞羽詩詠戢

戈凡當比屋之封盡沐薰絃之樂

九月一日玉晨觀別修功德歎道文

原夫襄城迷往明牧童之可求函谷知來顯至人之所得固以窅冥執有恍惚非無獨見且乖多歧復爽道之遠也庸可量哉今屬鴻雁賓秋氤羊司朔女道士某等奉爲皇帝存誠香火冥懇雲天希用專精默諧禱望伏願災消中夏稔稼穡以盈箱兵息南溟鑄戈鋋而益柱然後五行皆序四維畢張歌我舜風復此周道

書宣州疊嶂樓

郡地四出皆卑即阜以垣故於樓爲易而賦名必著其當正據扉亦雄盻競侈由是繚步逾千方目相瞪則壯邦麗

廨之勲愜在第一繁絲機羅錯卉障錦春以融獨峯揉雲雙波屹風夏以澄曉黛頻入夕蟾娟來秋以揚雲倂半空冰偏一岸冬以明此概舉爾覼縷不盡也然而月話方狎竹醉始酣則防城健卒籌三而還警緒至越筳走榻彙呼族譟雖黃度展和不能不憮而歎嚮之歷舉四美悉佔而倍之不足贖矣予春至逮秋偶步池北得小亭之直上居然最勝因命植棟闢梁出城屋之脊周方數間小亭如初而中與諸樓相差者自爲一地其上則朗出高際平與空等嚮所謂越譟者不復遊慮則其四美不俟說而闢不假

到而見非聞非見其然也始聞始見其嚮之未必然也且聞且見而今之所以然也嚮旣舉槩今不可默夫北望條風淸暑之流皆偏擅攸戩莫全厥美或能伸左臂或睇右目或獨全正面揔而有諸則我無許斯又不聞不見而以其然爲然矣郡以溪山著名而蹊小負則疊嶂之命爲宜至於闌干榻道沙子門戸等咸有曲旨成於新致舉之則縷將煩於槩故抑之而中地亦晦而不彰咸通十二年十二月辛亥宣州刺史獨孤霖書

玉晨觀祈雨歎道文

蓋聞天下者君宏道在聖天既不違於有作道當冥助於無為今屬夏景將臨春陽已亢女道士某等奉為皇帝虔修法事恭啟至誠庶將憫雨之心冀解憂人之念伏願油雲散布膏澤遠流來覩離畢之祥已覩斯倉之兆覃此餘慶洽於可封

玉晨觀祈雨歎道文

茂多稼者惟雨司甘澤者在天永惟法道之言宜叶憂人之旨今屬旱苗方瘁膏潤不需女道士某等奉為皇帝依教發誠循儀啟願冀由衷懇仰達上元遂使礪石未周遽

聞泛灑隨風而遠俄覩霶霈大田旣詠於豐年庶品咸康於樂業

白帝祠祈雨文

維年月日謹以清酌之奠敢昭薦於公孫帝之靈帝以雄傑之度遇雲雷之屯思翼中夏遂荒南土覽江山之積岨捴威武以鎭衞高築雉堞遂城於兹憑秋方肅殺之名阨硤口崩騰之險邦人敬仰永飾閟宮水旱之災每歲祈禱而斯應福及黎庶今大火巳流商風始至時方旱暵稼穡如燔敢以精誠用祈明哲庶滂沱大霔匪夕而朝酬報之

盛蘋塡瑤席

沈光

光吳興人第進士韋岫在閩辟爲從事

李白酒樓記

有唐咸通辛巳歲正月壬午吳興沈光過任城題李白酒樓夫觸强者靦緬而不發乘險者怗懾而不進潰毒者隱忍而不能就其鍼蠚搏猛者持疑而不能盡其膂勇而復視其强者弱之險者夷之毒者甘之猛者柔之信乎酒之作於人也如是翰林李公太白聰明才韻至今爲天下唱

首業術匡救天必賦之矣致其君如古帝王進其臣如古
藥石揮直刃以血其邪者推義轂以輦其正者豈憑酒而
作也憑酒而作者強非真勇太白既以峭訐矯時之狀不
得大用流斥齊魯眼明耳聰恐貽顛躋故狎弄杯觴沈溺
麴蘖耳一淊雅目混黑白或酒醒神健視聽銳發振筆著
紙乃以聰明移於月露風雲使之娟潔飛動移於草木禽
魚使之妍茂騫擲移於邊情閨思使之壯氣激人離情溢
目移於幽巖邃谷使之遼歷物外爽人精魄移於車馬弓
矢悲憤酣歌使之馳騁決發如睨幽并而失意放懷盡見

窮通焉嗚呼太白觸文之強乘文之險漬文之毒搏文之猛而作狎弄杯觴沈溺麴糵是眞棄其聰翳其明醒則移於賦咏宜乎醉而生醉而死余徐思之使太白疏其聰決其明移於行事強犯時忌其不得醉而死生也當時骨鯁忠赤遞有其人收其逸才萃於太白至於齊魯結搆凌雲者有限獨斯樓也廣不逾數席瓦缺椽蠹雖樵兒牧豎過亦指之曰李白常醉於此矣

崔雄

雄咸通中官刺史

新修龍興觀記

茲觀隳圮綿歷歲時垣墉扉戶傾危潰敗十無一二荒榛蔓草扶疎蔽絕唯天尊殿畧存雄仰躡真宗佩受元籙有年矣昨到郡涖事三日謁先師廟朝紫微宮迴車抵觀荒涼擁穢不可以前乃命鏟荊棘闢壞門芟夷蘊崇披薙蒙塞景移方就一徑及昇殿啟伏禮真聖周環步榻僅不容足雖仙像儼羅其為鳥鼠攻毀殘穢不堪具紀於戲有以見澹泊無為之教也我國家老氏之枝葉況又元宗皇帝金真居於殿內凡曰臣下得不展敬乃亟工度木構新替

壞卒皆完葺築壇植柏森列左右不十旬而功就於是虹梁鴛瓦粉繪丹雘煥乎炳爽周匝垣宇真丹臺碧洞神仙之宅怳若上清之靈囿也凡一畚土一酌水卒皆微俸薄祿傭功物價靡敢虧於時直然後命道侶分掌啟閉修灑掃撞鐘擊磬以時醮奠而城隅跬步瞰郭倚山下臨巨川東注溟渤青山白日目極烟樹實一郡之勝槪矣將來好事君子得不繼其闕歟

李頌思

頌思咸通時官巴陵縣令

湘君廟記

洞庭山蓋神仙洞府之一也以其洞府之庭故以是稱湖名因山自上古而然矣昔人有立湘君祠於此山因復謂之君山其廟宇爲秦皇燬廢後亦久無構葺者是山去郡郭二十里而近人未嘗敢居其中按圖經此山不受穢惡無猛獸愚以爲海有圓嶠蓬島之類人可望而不可至茲山坯圯波心雲水四周人可至而不可居寧非圓嶠蓬島之亞歟固爲神靈之所憑依宜矣舊俗邦人禱禜水旱嘗於此山且患廟貌靡存無展敬之所者久矣密思以咸通

二年謬宰巴陵其年六月因時雨不降遂潔齋躬禱於山將涉逆波觸舟衆以爲不可渡乃皆請止予謂驕陽害稼慮困吾民豈可偷安哉因命速棹去岸俄而長飈東來委波順送帆席半掛已及山趾於是禱拜既畢艤棹將歸則赫日掩光元雲四集向者東風爰息西風又興舟子皆擁棹閒笑倏至邑步及縣署則甘澤溥降一夕而漲陂溢塍里巷歡呼相以爲賀衆尤異者自卯及申一往一復轉風徇意如用迎送則知非至神無以動陰陽非至誠無以感靈應昭昭顯驗誠可嘉之密思由是默度於心將建祠宇

會有阻而逾年未克及我使君濮陽公之來也撫此疲氓一振仁風俾俗安物泰於是得以爲請因蒙敦勉之遂成茲宇其堂室圖塑皆潔而無華約而且備不悖於俗不役於民襲千古之遺跡葺一時之墜典人皆悅矣神必據之所期福我黎元壽我疆土疫癘災荒絕於境內雪霜風雨咸順其時永久無疆願顯莫忘此非獨紀建廟之徽續且欲旌神靈之有徵帶礪山河唯茲乎不泯有唐咸通四年癸未五月十八日己卯朝請郎岳州巴陵縣令李密思撰

劉驥

驪咸通時人

袁州城隍廟記

有天下有祠祀有郡邑有城隍雖徧天下尚其神而未有的標名氏者多因土地以立惟袁古之城壁按漢書高帝六年春大將軍灌嬰所築先未有郡是古宜春縣城隋開皇十一年置宜春郡大業三年改爲袁州因山名也移縣於州東五里古今得以灌將軍稱祀焉非賢侯安能移建其廟飾崇其禮乎夫如是所以擁其固護城池而福及生人也俾其甲馬安而士卒和同局寧而官僚泰千里之內

樵童牧豎農夫織婦識君臣少長之禮名儒秀士時時間出災沴不作人不夭傷此乃郡政所致亦由神之冥化也大中十二年潭廣宣洪士馬紛擾得以恣其殺戮膾人心肝貧富相易父子不相保人不聊生是歲州之小卒蟻聚欲斆四地興剽刼之心而機洩有忠者密告奸宄之事實伏法哀之人獲脫虎口之難莫不由神明之陰恵也大中十四年太守魯郡顔公遐福理斯郡公文章獨步致身高科自辭天闕恭播皇猷洎今未逾二載百穀豐萬彙蘇而疆理無事凡有艱阨未嘗不以心度更易而訪落之今則

郡城丕變風化斯新公因謁神退謂人曰神之所止不宜
湫隘可以高張棟宇使拜奠虔其神樂之位禱報嚴其樽
俎之所公之祇敬神心如將軍在焉乃指蹤於都押衙李
汾等授規模於梓匠取宏壯於曩昔汾乃目其地勢採其
形勝徙舊廟之東三十步之外以咸通二年十月二十四
日搆斯堂宇環廊廚院廳廡寢殿亘雄虹之長梁結棼撩
以相接丹楹森布彩櫨疊施繩墨之工雅合其度實明神
棲止遷革之得地也公理俗政靜商賈厚其利願投金帛
以新之軍吏安其職咸請同力以成之此皆衆心之所欲

也未周星而斧斤圬墁彩繢告畢蓋公之指委監莅得人矣我公仁澤廣被何止於活凋瘵撫兆民而修創制置之蹟多矣不勞民不費公而千載規制存焉驤奉命輒敢撰列其功而不愧於詞拙所以紀其建立年月而已驤敢獻神言惟神聰明正直我公致力於神神宜饗公之德有唐二百四十五祀壬午夏六月三日記

高駢

駢字千里幽州人南平郡王崇文孫自神策都虞候累拜秦州刺史咸通中擢安南都護遷檢校工部尚書授靜海

軍節度再徙交州僖宗立爲劍南西川節度徙荆南乾符四年進檢校司空封燕國公討王仙芝授鎮海軍節度使諸道兵馬都統江淮鹽鐵轉運等使以功進檢校司徒徙淮南又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後用妖人呂用之言縱黃巢陷兩京僖宗乃以王鐸崔安代駢兵柄加駢侍中封渤海郡王光啟初李熅僭號受熅僞命三年蔡賊孫儒兵過淮口駢使畢師鐸禦之師鐸與高郵鎮將張神劍鄭漢璋等反攻揚州殺之

請築羅城表

臣聞仗鉞擁旄顯受尊征之寄殿邦守土必尊共理之規冀勵節以輸忠須興利而除害伏以臣當道山河雖嶮城壘未寧秦張儀收蜀之時已曾版築隋楊秀守藩之日亦更增修堅牢雖壯於一隅周匝不過於八里自咸通十年以後兩遭蠻冦攻圍數萬戶人塡咽共處池泉皆竭熱氣相蒸共苦可哀斯弊可恤臣前年赴任之日纔過劍門料蠻賊奔逃不敢迴顧先遣走馬入府放出城內戶人莫不歡呼稱見蘇息臣今欲與民防患爲國遠圖廣築羅城以示雄闔將謀永逸豈憚暫勞臣深受國恩實思忠盡儻允

所奏乞宣付宰臣僉議

築羅城成表

西川境邑南詔比鄰頻遭蠻蜒之侵凌益以墻垣之湫隘寇來而士庶投竄只有子城圍合而閭井焚燒更無遺堵且百萬衆類多少人家萃集子城可知危敝井泉既竭溝池亦乾人氣相蒸死生共處官僚暴露老幼飢悽但言牢城未敢出戰貨財而豈能般輦商旅而空懷怨嗟兼是戎兵同行剽劫賊路不能控扼軍營罕習干戈遂使烝黎枉遭塗炭臣初到統押便與經營平夷鎮之隄防焉能跋涉

大渡河之把截誰敢過從然須更議遠圖以防後患嚴設武備廣築羅城雄壯三川保安千載使冦孽遮圍而不徧軍戎隈倚而無疑旋奉詔書令臣參酌許興版築冀戚藩維遂乃相度地形揣摩物力不思費耗只繫安危趣十縣之人丁抽八州之將校分其地界授以城基運土囊而子來持石杵而雲集大興舂鍤廣修資糧五千堵之周迴川中捍敵百萬人之築起空裏巍峩日居月諸功成事立金湯既設鐵甕如堅控地道之莫能徒云入冦縱雲梯之强立無計登陴白露屋之凌空躋攀莫及青城山之對峙形

勢不如擁門之扃鎖堅牢曲角之規模周密壕深莫跨壁峻難攻外邊睥睨之崇高內面欄杆而固護獸頭帖出鴈翅排成覆瓦烟青甃塼苔碧縱蠻再至無計重圖此皆仗陛下之睿謀使微臣之𢪓制鬼神扶助社稷庇庥臣限以守鎮不獲奔詣闕廷無任踴躍屏營之至謹畫圖差副使中散大夫內謁賜紫金魚袋楊德章節度判官朝議郎檢校尚書兵部郎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裴峴等奉進以聞

請開本州海路表

人牽財利石陷衡津纔登一去之舟便作九泉之計今若稍加疏鑿以導往來貨殖貿遷華戎利涉

請勒迴長武鄜州河東兵士赴劍南奏

奉勅抽發長武鄜州河東等道兵士赴劍南行營者伏以西川新軍舊軍差到已眾況蠻蛋小醜必可枝梧今以道路崎嶇館驛窮困更有軍頓立見流移所謂望一處完全而百處俱破且兵不在眾而在於和其左右神策長武鎮鄜州河東所抽甲馬兵士人數不少況備辦軍食費損尤多又緣三道藩鎮盡扼羌戎邊鄙未寧望不差發如已在

道路並請降勅勒迴

囘雲南牒

我大唐聖皇帝德配二儀光齊兩曜仁霑動植聖役神龍煦萬國若青天養兆民同赤子東鄰弱水西届流沙北通陰山南抵銅柱莫不貢琛而納賮航海而梯山請混車書願爲臣妾是知卑微螢耀不敢並於太陽齷齪蹄涔焉能踵於神瀵且自九彝八狄七戎六蠻雖居要荒盡尊中國縱外夷驕倨豈中國等倫且以蠓蠛之飛騰不離溝瀆欲追鸞鳳之羽翼擬接熛霄雲南頃者求合六詔併爲一藩

與開道途得接卬蜀賜書習讀降使交懽禮待情深招延
意厚傳周公之禮樂習孔子之詩書片言旣知大恩合報
復窮兵再犯朗寧重陷交阯兩俘卬蜀一刼黔巫城池皆
爲灰燼士庶盡爲幽寃轉恣胸襟罔知悛革吞越嶲之舊
地圍相如之故城凌犯不休貪殘轉甚昔交阯都護不閑
理兵朗寧元戎未解誅寇受以侵欺容其殘暴某比者覩
征海裔克復龍編㩦三千之師勦十萬之寇南定縣全軍
陷沒如乾鎮匹馬不回羅和一空嘉寧俱盡費衞段酋遷
斬首騎將麻光亮亡軀李善龍面縛軍前張詮生擒陣上

沈白衣殞命之衆如赤日消冰殺朱答佉苴之軍若紅爐焰雪諾眉就戮思縉自裁董譯龍之悽惶范昵些之窘沮江橋則盡底焚燒采筏則從頭覆沒波封瓦解扶耶大瘵容易誅鋤若高原之縱燎等閒撲滅如順阪之走丸收復城池掃殄妖孽仗睿謀之果斷資神術而追擒擬韓信滅趙之功吞樂毅定齊之策其於勝負諸國同知昨日來鎮西川移徙汾水仗節單車大開城門放出人物固無疑阻直擬誅鋤前詔王遣張棟成等揚言和好身纔入境兵已繼來侵欺大國熒惑元戎戮僕之儀須依古典已軍令處

置諸國前後俘獲約十萬人今獨送杜驤妻言是沒落杜
驤守職本在安南城陷驅行故非沒落星霜半代桎梏幾
年李氏偷生空令返國杜驤早歿不得還鄉今則訓練舊
兵指揮漢將鐵衣十萬甲馬五千邕交合從黔蜀齊進昔
時漢相有七擒七縱之功今日唐臣蘊百戰百勝之術勲
名須立國史永書且杜驤官銜李瑤門地不是親近但王
室疎宗天枝遠派而已李氏並諸國木夾並差人押領進
送朝廷是故牒

張途

途咸通三年官歙州司馬

祁門縣新修閶門溪記

縣西南一十三里溪名閶門有山對聳而近因以名焉水自叠嶂積石而下通於鄱陽合於大江其濟人利物不爲不至矣其奔流激注巨石硉矹騰沸汹湧瀺灂圓折凡六七十里舟航勝載不計輕重篙工檝師不計勇弱其或濟者若星馳矢逝脫或蹉跌必溺瀠旋中俄頃沒跡矣邑之編籍民五千四百餘戸其疆境亦不爲小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無遺土千里之内業於茶者七

八矣由是給衣食供賦役悉恃此祁之茗色黄而香賈客
咸議愈於諸方每歳二三月賫銀緡繒素求市將貨他郡
者摩肩接迹而至雖然其欲廣市多載不果遂也或乗負
或肩荷或小轍而陸也如此縱有多市將泛大川必先以
輕舟寡載就其巨艎盖是閶門之險元和初縣令路君常
患之聞於太守故光禄大夫范鄉因修作斯處其後商旅
知不履閶門果竟至籍戸繇是爲之泰其來巳五十五載
矣元和咸通伏臘相遠閶門始廢之時功未甚至猶利於
人且久長慶中縣令王迅曾畧見舊址盖茶務委州縣貴

覽邀商賈而已今則潁川陳甘節爲祁門一年而政成孜
孜求閭里之患果得閶門溪焉乃速詣目擊險狀吁可畏
也必期改險阻爲安流迴激湍爲澄碧乃錄其始製之實
聞於太守淸和崔公自請以俸錢及茶羨利充市木石之
用因名土客商人船戶接助夫使咸適其願無差役之患
無箕斂之弊公悅而從之自咸通元年夏六月修至三年
春二月畢穴盤石爲柱礎疊巨木爲橫梁其高一丈六尺
長四十丈濶二十尺堰之左俯崇山作派爲深渠導溢流
迴注於乾溪旣高且廣與往數不相侔矣鑿石疊木溯流

安逝一帶傍去滔滔無滯馴鷗戲魚隨波沈浮不獨賈客巨艘居民業舟往復無阻自春徂秋亦足以勸六鄉之人業於茗者專勤是謀衣食之源不慮不憂夫如是有以見清河公求理誠至苟非良邑長不可以佐理潁川君臨事必專苟非賢太守不可以立事其作用堅固永久與山川齊途寓於郡下嘗遊玆邑頗熟本末因得以記咸通三年秋七月十八日歙州司馬張途述

宇文瓚

瓚咸通四年官中書舍人知制誥

貶蕭倣蘄州刺史敕

朕體至公以御極推至理以臨人舉必任才黜皆由過二者之命吾何敢私中散大夫守左散騎常侍權知禮部貢舉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蕭倣早以藝文薦升華顯清貞不磷介潔無徒居多正直之容動有休嘉之稱近者擢司貢籍期盡精研既紊官常頗興物論經詢大義去留或致其紛拏牓掛先場進退備聞其差互且昧泉魚之察徒懷冰蘗之憂豈可上列貂蟬復延騎省俾分郡牧用示朝章勿謂非恩深宜自勵可守蘄州刺史散官勲賜如故仍馳驛

赴任

杜去疾

去疾咸通時人

大唐故過少府墓誌銘并序

公諱訥字含章澤州高平人也曾祖諱庭大父諱遷先考諱冥公志堅松竹氣稟山河踐闕三字蹤差顏閔之行十年閉戸命衆從人以大中十二年明經擢第當守選時潛修拔萃虛窻弄筆研幾自媿於雕蟲孑奪在心可否詎由乎甲乙於咸通四年授棣州蒲臺縣尉以博厚御物清白奉

公執友同寮罔不仰止仕優則學前懇尚堅秩滿辭親方希再捷豈期神理何負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命以咸通六年夏四月廿六日寢疾終於蒲臺縣之官舍闕一字子春秋卅有九夫人清河張氏恨無男嗣幼女三人苫廬不施苴杖序位噫蓼莪永訣俱切痛天風悲總帷月照空室煢煢在疚仰訴元穹聲聚愁雲淚滴成血乃議遠日龜以告從卽以其年冬十一月八日奉其裳帷歸窆於青州永固原就先塋禮也銘曰

惜乎勤懃兮罔不精研名宦俱就兮壽胡不延風悲雲黲

兮星霣遊川孀妻幼女兮號訴穹天遺命薄葬兮窆節從古勒石徵誌兮依土封埏永顧明虛兮保寧幽宅不遐有害兮於萬斯年

鄭就

就咸通朝歷官司勛司封員外郎

宋州重修五驛記

戊子歲大彭戍卒有在南方者一旦衆譁於營刃殺主將不待朝廷命卷旂而歸既至所止即共樹小吏以張大凶天子震怒徵諸侯師以討之常時挾刃爲盜匿薮榛莽者

咸來附離叶拒王師而睢陽最與賊近忽剽擾不徇志必縱火大爇傳置尺椽盡爲餘燼時隴西公以重望鎮諸方徵師悉出其地供億大費不煩朝廷而又戒嚴壘門賊馬首不敢西向我季父貂蟬適守睢陽大軍頓其所資糧餽餉且靡闕一毫明年九月賊平我公念厲池泊會亭五郵前爲賊熾焰所滌況沿河旁午豈可使廈屋不修乃𢈔材孱工未數月而畢其創匠輪奐爲客館之甲君子以爲非我隴西公大才不能當劇賊非我季父稱事不能新郵亭宜乎礱石刻文聲其美績就久奉隴西公命牢讓不免其

敘事也質而直微而簡俾後之為政者識我季父之多能

咸通庚寅年秋七月記

崔彥昭

彥昭字思文清河人第進士歷辟使府咸通中累進戶部侍郎河陽節度使徙河東僖宗立授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拜尚書右僕射太子太傅

請禁占留商人換牒奏

當司應收管江淮諸道州府咸通八年已前兩稅榷酒及昔支米價幷二十文除陌諸色屬省錢准舊例逐年商人

投狀便換自南蠻用兵已來置供軍使當司在諸州府場監錢猶有商人便換齎省司便換文牒至本州府請領皆被諸州稱准供軍使指揮占留以此商人疑惑乃至當司支用不充乞下諸道州府場監院依限送納及給還商人不得託稱占留

林慎思

慎思字虔中長樂人咸通中進士復中宏詞科歷校書郎水部郎中萬年縣令黃巢入長安迫以偽官不屈罵賊死

伸蒙子序

寸沽名未售退棲槐里著儒範七篇辭艱理僻不爲時人所知復研精覃思一旦齋沐禱心靈是宵夢有異焉明日名著祝之得蒙三三之觀三三曰仲蒙入觀通明之象也因感而有所述焉自號仲蒙子嘗與二三子辨論興亡數陳古今也或引事以明理或摛才以潤辭錄近萬言編成上中下三卷上卷槐里辯三篇象三才敘天地人之事中卷澤國紀三篇象三人敘君臣人之事下卷時喻二篇象二教敘文武之事焉予所學周公仲尼之道所言堯舜禹湯文武之行事也如有用我者吾言其施吾學其行乎昔

揚雄謂後世有揚子雲當知吾太元安知後世不有林虔中者出吾言迂乎哉大唐咸通六年二月四日長樂林愼思虔中自序

續孟子序

孟子書先自其徒記言而著予所以復著者蓋以孟子久行教化言不在其徒盡矣故演作續孟

盧虔瓘

虔瓘宣武軍節度使宏正子登進士第爲括州刺史終秘書監

劉隱眞像贊

至靈之精大道之淵其朴靡散其神則全嗟夫世人嗜欲馳役故使元昭莫酉瞬息惟師恬泊萬慮泯泯豈有一物能好至眞伊厥形氣尚資蛻捨胡爲神人土偶爲者

劉隱眞塑像贊

返一無迹神之又神遺此塑像非先生之眞不存此身出有入無莫與之神

沈知言

知言太和咸通間人

通元秘錄序

夫人立身之本以道德修術固益肌體爲先少年之盛豈顧後衰況人稟三才之貴圓首方足悉符天地之形不可以自輕失也知言丱角之年棲心於道昔太和初於霅苕之上遇道士馬自然示余秘訣兼元通如意九五解之法知言顧慚幽陋罔測元機時於其間人寰採補延生往往得其一二洎咸通五年春之淮南有故友滎陽鄭公示余神丹諸家秘要皆是濟世治療人間一切諸疾延駐之門幷制伏五金八石點變造化辟除寒暑絕粒休糧或箭鏃

入肉取不去者不限年月深遠點摩丹藥其鏃自出有造化之神功在三卷之內好道後學覽之必瑩心駭目其於伏火金石靈丹備在卷中知言輒編次之勒成上中下三卷號曰通元秘術以奉好尚君子養生之本將貽同志幸勿輕傳耳